

通往天堂的路

昇愚 - 作品

张鸿/主编

现代性五面孔 3

The Way
to Heaven

南方出版社
现代性五面孔 3

通往天堂的路

界愚 - 作品

The
Way to

Heaven

现代性五面孔 3

张鸿 /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天堂的路 / 界愚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4

(现代性五面孔. 第三辑)

ISBN 978-7-5360-8877-1

I. ①通… II. ①界…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983号

出版人：肖延兵
责任编辑：黎萍 夏显夫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介桑

书 名	通往天堂的路 TONG WANG TIAN TANG DE L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 1插页
字 数	175,000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界愚

男，小说家。

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第八届《上海文学》奖、第十二届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金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第二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六届鲁迅文学提名奖等。出版小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绝响》《碎日》《邮差》《罗曼史》《欢乐颂》等。部分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译介到国外。

当我们在现代的视距里回望

—— 界 愚

(自序)

很高兴加入“现代性五面孔”这套书系，以任何形式跟朋友们在一起都是件愉悦的事。

感谢这套书的策划人张鸿女士，让我在梳理这些年来创作的同时，有机会以现代性的眼光反观自己。说心里话，在写这个自序前，我从未认真地思考过“现代性”这一概念。身处当下这个时代里的人，我相信大都会认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明白什么是“现代性”，明白它所涵盖的以及所具备的。但在想过之后，发现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请原谅我用了可能这个词，因为我始终不能确定。所以，在试图把它想明白、表达清楚时，发现这是个越想就越会觉得讲不明、看不清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中，它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同时又无处不在，而且不断衍生。

这是我对“现代性”的一点粗浅认识——这

似乎是顶谁都适合冠以头顶的帽子，但合适与否，那就是脑袋怎么想的问题了。

卡林内斯库在他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对什么是“现代性”做出了回答——就像其他一些与时间有关的概念一样，我们认为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一旦我们试图表述自己的想法，就会意识到，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需要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在这个答案里，卡林内斯库再三提到了时间。同时，他很快又引用了尼采曾说过的，历史性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他补充说，这些历史往往交织着争论、冲突与悖论。

那么，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性”是不是终有一天会成为“历史性”？就像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它会像“历史性”一样交织着争论、冲突与悖论？

当然，这不会是小说或是小说家可以回答与必须回答的问题。小说家可能更在意的是小说中所具有的时代标识，或者说现代性特质在小说中的呈现与延展，但问题在于时间在大多数问题面前只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时间，恐怕再没有什么是可以一往无前的。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创作，小说同样如此。

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大致都是从先锋开始，后来又有过新写实、个人化、宏大叙事，还有人尝试着下半身写作。但作为小说创作本身，对所有纷繁概念的践行，最终还是为了用小说来佐证“小说就是让小说成为小说的东西”。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在写这个自序的前几天，新闻里说马云宣布收购联华超市。当无数人一往无前地投身于互联网与“互联网+”的时候，

这辆网络时代里的商业快车却把目光投向了线下。要知道，二十年前他提出电子商务概念时，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但事实在一开始往往会以一系列荒谬的面目出现，这难道不是现代性概念下的一种商业判断？

由此联想到曾在QQ上跟张鸿聊到，当所有人都一往无前时，默默地转身是我理解的现代性。我还对她开玩笑说，在现代性那五副面孔里，我最想成为的是第三副。因为，我觉得“颓废”可能更接近文学，更接近于自我的内心。因为，我深信当记忆变得越来越清晰时，人就老了。而小说家更多时候就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徘徊，在自己的记忆深处寻觅别人的人生。正是源于这样的想法，我常常觉得，一个小说家常常在还没有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老去。

在尚未年轻的时候就已老去，这在现代语境中无疑是有后现代主义意向的，而我只是喜欢它里面那种略带忧伤的意境。据说，在我出生的那天，天色如墨，风雨大作。一名插队的知识青年闻讯摇着一条木船从乡下赶到医院时，船舱里灌满了雨水，几近沉没。这些，我都在早先的一个小说里写到过。我把这些事实强加到了那个小说人物的头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年代需要有一个暴戾的天气。

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在我生活的小镇上当年只有两名警察与一名小偷，很多年里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我也曾把那名小偷写进了小说，作为对他人生的某种纪念。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值得回味的。他曾是改革开放后这个镇上的第一个个体户。他的小铺开张后的每一天都围满了围观群众，人们叽叽喳喳，议论纷纷。晚上，他想睡女人的时候，他就去桥洞里

或是屋檐下，去钻那些乡下来的女性露宿者的被窝。

我讲这些只是要说明，我们的生活总是善于在不知不觉中超越我们的想象。曾经见证了我成长的那个小镇，当年是那样安宁，又是如此生气勃勃。现在，它早已是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将一个行政区域围成一片商业景区，这无疑是大步行进中的又一创举，再次向我们印证了那句俗语——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可以把大地漆成绿色，让它成为卫星照片里的田野，可以把山头削平，把湖泊填埋成陆地。我们可以一次次地让真实的生活无限度地接近于虚构的小说，不是为了证明它有多荒唐，就像我们不需要去证明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那样。可是，当生活必须过得像小说那样真实时，我想，我们也许会在想起马贡多、想起那些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时，反倒充满了恍惚之感。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小镇有过一个年轻的工人，每天捧着茶杯在这家厂子外的街上晃晃荡荡，无所事事，又乐此不疲。快到中午时，他会从那个装着吊机的码头跳上航船，在船舱里跟船老大喝酒、吹牛，然后摆开桌子打牌。到了傍晚，如果兴之所至，他们还会再喝上一顿酒，再打上四圈。他曾经以为，这就是他全部的人生。

有一天深夜，我在梦中看见自己又置身在这一场景时，醒来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人是不能回到过去的，但是写作可以。就如卡林内斯库在那篇序言里最后所说的——我选择他们是为了更有启发性地表述现代性这个关键概念的复杂历史。

我想小说创作也是这样。所以，我为这套书系选择了以下六篇小说。

目 录

当我们在现代的视距里回望（自序） / 昇愚 / 1

大师的爱情 / 1

失明的孝礼 / 27

通往天堂的路 / 43

爱情 / 61

玛格丽特 / 115

少年行 / 175

灰暗与灿烂的瞬间（访谈） / 昇愚 张鸿 / 235

大师的爱情

马延年的五十整寿看似随意，只在工作室的花园里摆了两桌，但请来掌勺的却是万福楼的大厨。就连席间所用的餐具，也由徒弟专门从景德镇定制而来。据说一窑只烧了三套。有幸出席宴会的除了几个最得意的入室弟子，大部分是省市两地的工商界人士。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会会在举杯时揶揄地说，今晚这一顿，都快赶上工商联的主席团会议了。

酒到半酣，马延年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冯丽娟侧脸看了眼，赶紧拿起来的同时，提醒说，是刘部长。

马延年脸上的笑容更加含蓄了，眼睛沿着圆桌扫了一圈后，接过手机，爽朗而不失恭敬地叫了声：部长。

花园里的人声开始变得安静，许多眼睛都停在马延年的脸上。看着他点头、微笑、道谢，一会儿又打起了哈哈。显然，那位刘部长是通过电波来为大师贺寿。

马延年的腰背是忽然挺直的，脸上的表情也随即变得肃穆起来，如同战士临危受命。在用力一点头后，他说，请领导放

心，这不光是任务，也是延年的荣誉嘛。

挂断电话，马延年这才发现那些停留在他脸上的眼睛。他哈哈一笑，又恢复到云淡风轻的仪态。微微一摆手，仿佛对着眼前的空气说，“非遗”，明年的申遗工作又要开始了。说完，他马上意识到有点傲慢了，就笑着调侃道：都是些上面动动嘴，下边跑断腿的活。

宴罢，按照惯例是参观楼上的陈列室。自从名字列入《工艺美术大师名录》，马延年不仅把展品扩充了一倍，还在每扇窗户上加装了红外线的防盗系统。冯丽娟用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关掉那套系统后，像个讲解员那样把众人引导到一幅屏雕前，介绍说这是大师刚刚完成的新作，上面的山水与人物都脱胎于宋、元时期的古画。

其实，就算冯丽娟什么都不说，大家也知道，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幅将作为国礼赠送非洲的博兹瓦纳共和国。这会儿，正在运往北京的途中。电视台为此还专门做了一辑专题，每天下午都在文化频道里反复播放。

现在是国礼，将来没准就成了国宝。说这话的人一半带着奉承。

但有人不这么看。李总把酒后泛着红光的脸凑近屏雕，像是要跟上面的一匹五花马亲嘴那样，仔细地端详着。这位靠印刷宣传画册起家的企业家，刚刚转型搞起了文化产业。他直起身来，掷地有声地说，这样吧，老马，你说个实价，我明天就让人带支票过来。

马延年哈哈一笑，说了句玩笑话：李总，你这样子就像是
我请来的托儿。

说完，在众人附和的笑声中，马延年走到屏雕前，无比爱怜地凝视了一会儿后，开始讲解创作这幅屏风时所用的雕刻技法，上可追溯至两千年前的昭宣中兴时期。这可都是他在翻阅了无数的古籍后，整理与挖掘出来的，说是拯救了一项古老的木雕技艺也不为过。虽然，这些话马延年在电视片里都说过，但身临其境，让听者又增添了别样的感佩。

临别时，李总仍然念念不忘，在大门口紧握着马延年的手，说，你可得保证，全世界就这么两幅。

马延年笑而不允，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站在台阶上，脸上始终挂着这样的笑容，跟每位来宾握手道别。然后，目送着汽车的尾灯一一远去，转出街口，汇入城市的灯海。

冯丽娟这时很应景地挽起他的一条胳膊，把大半的胸脯都贴在上面，轻轻地说了句：生日快乐。说完，她就像个少女那样，仰起脸，眨了眨眼睛，在他耳边又说，你说，我送你什么礼物好呢？

马延年心领神会，捏住挽在胳膊上的那手，把手指插进她的手指缝里，一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样子。

冯丽娟的气息里总是带着股麦芽糖的味道，甜津津的，黏糊糊的。他们最初相识是在政协召开的会议上。冯丽娟站在台上发言，马延年坐在台下，觉得这位二中的女校长有点面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会后聚餐时，马延年陪着政协的分管领导到处敬酒。敬完教育界别组的那桌后，领导端着酒杯转开了，他站着没动，还在跟在座的几位委员有一句没一搭地闲聊。马延年像是忽然想到的，提议教育跟文化这两个界别组应该搞一次联谊，一起品

品茶、钓钓鱼什么的，就在这个周末，在城外的度假山庄，由他来负责联络与安排。

政协的教育界别组里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在众人纷纷敬酒表示感谢时，马延年举着酒杯，远远地望着酒桌对面的冯丽娟，笑呵呵地说，跟工商那几个界别比起来，文化与教育就是一对难兄难弟。

文艺界的人士一般都不善于请客，有时即便赴宴，也要讲究个志同道合，才会欢聚一堂。然而，马延年跟这些人不一样。他喜欢喝酒，还喜欢宴请，特别是跨界的那种。他深信路在远方，而在一条道上往往会把人挤得头破血流。当然，这种聚会到最后，通常都是由他徒弟匆匆赶来买单，顺用车把他载回家里。

然而，冯丽娟却是匹即便抓紧了缰绳也跨不上去的小母马。很多时候，马延年甚至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抬腿。不过想想也是，一个三十几岁就当上中学校长的女人，除了能力，许多功夫都是在诗外的。说不定她的身后还排着一长串男人的名字。但马延年并不气馁，反倒激发了斗志。他开始调整策略，不再像煞有其事地邀请她参加各种展览与宴会。相反，在冷落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他忽然闯进了她的办公室，先是请她帮了个小忙，事后组织了一场隆重的答谢宴。

女人不喝酒，男人就永远也别想得手。这是马延年从漫长的人生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可也有失灵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一向推托不喝酒的冯丽娟作为主宾酒量会那么好，而且还那么豪爽。喝到最后，她竟然把马延年的一名徒弟灌得当场直播了。

马延年哈哈大笑，借着酒劲抓过冯丽娟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在座的徒弟们说，你就像他们的师母。说完，他觉得还是意犹未尽，又感慨道：你可真是深不可测哪。

冯丽娟用一种洞若观火的目光扭头看着他，轻轻地抽回手掌。

马延年一下发觉自己失态了，也失礼了。次日，他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道歉。在二中的校长室里，马延年奉上一个亲手雕刻的八宝匣后，画蛇添足地介绍说，工是新工，可料是老的，特别是上面所嵌的螺钿，都是当年宫廷造办处用剩下来的。马延年怕女人还不明白，最后索性彻底地庸俗了一回，但仍然谦逊地说，它可抵得上好几个LV呢。

原来马老师还知道LV。冯丽娟笑得还是那样的文雅，看上去是那么的富贵不能淫。

当晚，她破天荒地约马延年出来喝茶。看来，女人贪财，男人好色，这是人类逃不过的宿命。马延年心底稍稍有点失望，但仍然上美容院做了面膜，并且换掉了艺术工作者钟爱的那身唐装行头，穿上了西装，打起了领带，样子就像个成功的企业家。可是，在镜子前端详久了，他更觉自己像个丧偶不久急着去相亲的鳏夫。

马延年在见到心上人的那一刻，心也沉到了底。

冯丽娟回赠了他两瓶国窖1573，微笑着说这是学生送给她先生的，在家里放了好几年了。冯丽娟的丈夫是职业技术学院里的副教授，他们有个刚念高一的女儿。这些，马延年事先都摸过底。他还知道，他们双方的父母都是中小学里的教师，一家两代人都把青春与年华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回家的一路上，马延年拎着这两瓶酒，心想：国窖？还1573？什么意思？

这一回，马延年是彻底地绝望了，一直到第二年开学才迎来转机。冯丽娟因为招生问题被人举报，却又没能查实。上级为了息事宁人，把她调到了考试院。可是，考试院里又没有相应的职位。她就像条风干的咸鱼一样被晾在了那里。

冯丽娟终于在马延年前流露出真情，同时也流下了眼泪。

我师范一毕业就分配到这所学校，人家带两个班的英语，我带两个，还代两个，我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学科带头人，我还是省市两级的三八红旗手。说到最后，她伸手捂住双眼，第一次不称呼马老师，也不称呼大师，改口叫老马，说，我不想干了，我丢不起这个人，我要辞职。

马延年的一颗心终于在肚子里徜徉开来。看来，她不是口国窖，她的身后也没有什么别的男人。就算有过，只怕也不顶事了。等到冯丽娟擦干净脸上的泪水，马延年关切地问：那你先生的意思呢？

我们不提他。冯丽娟一下恢复常态，淡淡地说，我只想听听你的意见。

马延年点了点头，沉思良久后，又点了点头，说，正好，我正缺个经纪人呢。说完，见冯丽娟不语，以为人家嫌他的庙小，就拉长了语调，又说，搞了半辈子的雕刻，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艺术推广到世界上去，可我人单力孤啊，一只翅膀是想飞也飞不起来的。

说着，他把手掌罩在冯丽娟的手背上，手指头都快伸进她的衣袖里了。

冯丽娟动了动嘴唇，想把手抽出来，抽到一半时有点犹豫了。她轻轻地翻转过手掌，两个人手心贴着手心。不一会儿，十根手指头就开始在他们彼此的掌心里跳舞，一会儿是桑巴，一会儿是恰恰，但很快就成了马延年缠绵的独舞。

冯丽娟的眼睛又开始湿润，说，可我什么都不懂。

马延年脸上露出长者才有的笑容。几天后，他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深思熟虑地说，丽娟，我看辞职就犯不着了，占着茅坑干吗非得去拉屎呢？

冯丽娟没有吱声，翻身把脑袋深埋进蓬松的枕头里，很久才起床去了卫生间。等她裹着浴巾出来时，马延年的眼睛亮了。他终于记起来了，早在三十年前他就见过眼前这个女人，就在城市人来人往的马路上。那时候，马延年跟着师傅在城里做木工，专门替人打组合柜。晚上闲着没事就坐在街心花园的花坛上，看城里的女人花枝招展地经过。她们的头发是那么的黑，皮肤是那么的白，里面好像灌满了米泔水，每走一步都要晃上好几晃。

冯丽娟就是这样的女人。马延年靠在床上，竟然想起了安禄山跟唐明皇对的那两句著名的联句——软温新剥鸡头内，滑腻初凝塞上酥。他伸手把冯丽娟连人带浴巾拉进怀里，情不自禁地在她耳边说道：你就是我的杨贵妃。

为此，他特意为书房改了个斋名。长生殿当然不敢叫，马延年大笔一挥写下三个隶书：长生堂。站着默念了两遍，觉得听着像药铺，就大笔又一挥，写了三个行书：长生阁。

马延年在书法上也有十几二十年的功力了。这得归功于他的第二段婚姻。马延年第一次结婚时刚满二十岁。入赘当了他

师傅家的女婿，两年后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他的师傅兼岳父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一边喝着老婆酿的土米酒，一边唠唠叨叨地说生了三个女儿，就招了马延年这么一个女婿。他让马延年放心：我家老三是你的，我的这份手艺也是你的，将来，这个家都是你们小两口的。

可是，马延年从来没有把师傅的这个宝贝小女儿放在眼里过，主要是看不上。刚成婚那会儿还好，性在探索阶段是很容易让人忽略掉许多外在因素的，但进过城后就不一样了。每次从城里回来，他都有种要把老婆按进水里用刷子上上下下刷个干净的冲动。他的老婆不光黑，而且瘦，尤其是孩子断奶后，马延年盯着她裸露的身体，总会想起城里潮湿的水泥地上谁掉了两粒葡萄干。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男人自立门户的原因。马延年完全是出于无奈。按照婚前师徒间的君子协定，马延年的头一胎不管男女都得随女家姓周。为此，师傅隔三岔五地催促，他却一直拖到儿子快周岁了，才找到机会，揣着户口本独自去了镇上的派出所。

马延年给儿子报在户口本上的大名是马周全。回来后笑呵呵跟他的师傅兼岳父说，周也有，马也有，这样就两全了。

周木匠一顿酒杯：那干吗不叫周马全？

听着不顺耳嘛。马延年还是笑呵呵的，为师傅兼岳父续上酒，说，村里谁连名带姓地称呼人不是？以后大伙都会叫他周全的，听着还是姓周。

周木匠的这顿酒一直喝到后半夜，然后醉醺醺地去拍打小两口的房门，醉醺醺地骂人。好一会儿，女儿周芬娣隔着房门